

作家写作家

人清癯 笔雄浑

张毅

第一次与聂鑫森见面，是2021年4月的一天。株洲组织了一次文艺活动，我和醴陵几位前辈应约参加，活动地点被向来粗心的我忘得差不多了，模糊记得是在一个学校的展览馆。

那是个下雨天，我们撑着伞在校园里穿行。雨中的樟树叶更新更绿。这种新，不是春赋予的，而是一种由内向外的鲜活。这种绿，也不是雨润养的，而是一种浑然天成的翠色。

我们穿过校园的人行道，又上了一排长长的台阶，进了一个场馆。不知道是鞋子太过紧张，还是春雨给我开了个玩笑，一不留神，我脚下一滑，不由自主地向前踉跄，身子跟着往后仰去，一种无力感瞬间涌上心头。

我以为自己会当场出个大糗。好在有一双手及时在身后扶了我一把，把我从尴尬的窘境中拉了出来。

这是一个清瘦的老人，个子不算太高，约莫70来岁。他虽然清瘦，双手却非常有力量，笑容也很亲切。

我连忙双手合十，不断向老人点头致谢。老人只是用他那瘦削的手在我肩膀上轻轻地拍了拍，然后微笑着操着一口湘潭和株洲混杂的口音对我说“要小心点咯”。

我好长时间才晃过神来，一边长吁了一口气，一边庆幸自己没有变成大家的笑谈。这时，像是忽然断电又马上恢复过来的路由器，也不知是谁给的信号让我突然反应过来，竟然忘了问老人的名字。

走进座谈会场，我习惯地找了一个最角落的位置，偷偷往中间扫了一眼，那老人显然在前列，再瞄了一眼桌上的名牌，好家伙，原来他就是我闻名已久却从未谋面的聂鑫森。

借着前排人的遮挡，我仔细地打量起聂老来。聂老虽然年过古稀，但精神非常矍铄，略带花白的刘海在他高高的额前自然弯曲着，平添了几分儒雅之气。他的眼睛不大，但眼神非常深邃，黑白流转之间，不知包含了多少岁月的沧桑和人间的淡雅。他的鼻梁非常高挺，这让他的脸庞看起来更加的瘦长……

在我偷偷打量聂老的时候，聂老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小心思与小动作，他朝我轻轻点了点头，微微一笑，好像什么都没说，又似乎什么都说了。

整个活动讲了什么，我早已无心细听，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通过那次活动，我认识了聂老，并加上了他的微信。之后参加活动的日子渐多，与聂老相见的日子自然也多了起来。偶尔，我也会大着胆子拿自己的文章向聂老请教，聂老也从不嫌弃，总是认真指点。

聂老的文章我读过许多，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篇小说《将军与士兵》。讲述的是一位名叫宋公义的县长暗访胡家村的故事：

胡家村是湘黔边界的一个贫困村。县里拨了一笔扶贫专款，修复了村里的一座古城堡龙虎关，并修通了公路，进行了旅游开发。旅游局又捐赠了一批仿制的古代军装和兵器，让村民们从此有了新的生计。

村民们扮演不同角色的薪资自然也不同，将军六十元一天，士兵三十元一天。扮演将军的，自然只能是村主任胡大尊了。

老话说得好，不患寡而患不均。于是便有了宋县长连夜暗访胡家村的故事。

聂老对人物的刻画描写，对人物语言恰到好处运用，言简意赅的表现手法，真是让我这个文坛新面孔叹为观止。

最有趣的是故事的结尾，按常理，县长出行处理民间微腐败，肯定要把“坏人”一撸到底。但宋县长却是棋高一着。他只是意有所指地批评了胡主任，并安排午饭后召开村委会，研究讨论脱贫致富的问题。是呀，民间的微腐败是问题，但问题的根源还是出在贫穷上，“治贫”才是根本。

这让我忍不住把聂老的这篇大作分享到我们醴陵的作家群，让大家一起学习。

忽然，我想到了作家阿累的《一面》。与鲁迅先生的匆匆“一面”，竟然给阿累的人生带来了莫大的前进动力，只因“鲁迅先生是同我们一起的”。

莫非聂老对我的“一拉”，也会成为我文学路上不断前行的明灯？

（作者系湖南省作协会员、醴陵市作协主席、聂鑫森，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作协原副主席。）

寻找家乡的那条小河

覃建平



乡村小河。 通讯员 摄

小河在长江边上，比一般的河要大，比大江大河要小。

小河不大，却是家乡的标识。只要知道小河在哪，回家就不会迷路。春天来临的时候，细雨淅淅，微风轻轻，吹皱了那一河水。河水两边有伴河而生的坡岸，像河的脸颊，长满了个头不高的青草野花，偶尔也有一小块青苔水藻，生机盎然。涨水的季节，很少水漫全城，大多时候只会露出个头面在河岸边，好似一条绿色的飘带，有时也像一片绿毯浮在水面。

花瓣含着羞涩，在蓝天碧水映衬下，无比灿烂，展露着春天之美。在田里劳作的人们，沿着小河边上学孩子们，还有放牛养鸭的村民……环顾着这河美景，脸上绽满了笑容，徜徉其间，与河相映，格外舒坦。

那些上了年纪的人说，这河上百年没有干涸过，也没溢出路面过，原因是伴着长江这条母亲河，是上天赐给咱村庄的一条神河。这条河里没有血吸虫、蚂蟥，口渴了喝上一口，清甜凉爽，手头脚上有点痒或被虫咬一下，用这条河里的水洗一洗、擦一擦就没事了。

一年四季，烈日下的小河碧波荡漾，波光闪闪，尽管有点耀眼，但仍是那么柔和。夏天的小河水总是满满的，浇灌着方圆上千亩稻田。夏日荷花别样红，此乃小河一景。胭红的荷叶在微风中圣洁傲立，金丝吐放，宛如丝弦在奏乐。在那个季节小河里生长的野菱角和

茨树（又称鸡头）两种浮叶植物享有盛名，算得上是河里的特产。菱角叶浮在水面，清秀端庄，不占地方，有四边形、五边形不等。菱角米长在水里藤蔓上，像牛角塘，一颗一颗地挂在上面，生吃甜爽可口，晒干煲汤降火。茨树也是根生在河泥里，叶子好似磨盘面，大阔叶，以青绿色、紫红色为主，它的梗子和长在泥巴根蒂中的鸡头米，常常是当地老百姓桌上的时令菜肴。茨树梗是带刺的，既可采回家吃新鲜的，也可腌制，鸡头米像珍珠，生吃很脆，熬汤极具营养，称得上是“水中人参”。小河的这些植物颇具季节性和地域性，喜欢热天、温水。

收获的季节，也是小河欢腾的时节。河岸上劳动者手舞镰刀，脚踩打稻机，带着丰收的喜悦，在金黄色的田野上奔忙。夏去秋来，小河的水有点泛黄，带着一些浑浊，不过不要多长时间，她又会呈现清亮的常态。看着辛勤劳作的人们，小河又添了几分惬意。水生万物，没有小河水的浇灌和滋养，哪来禾苗的生长和成熟。每到秋收，田野稻浪翻滚，小河清波细浪，收割打稻的号子，犁耙阡陌的场景……一派祥和。

不知是哪个年头，听说河边的稻田要水改旱，不种稻谷了。村里的老汉一脸愁容，望着这一片良田和这条小河发呆，几百号男女老少今后吃啥？这是祖

辈和上天赐给我们的饭碗啊！几番折腾，又没有立马改旱改种。

秋风瑟瑟，寒意渐近。河岸的几台抽水机完成检修，抹上黄油，准备封存。几只小木船奔忙在小河上，清杂草、除浮渣，梳妆着河面，保持着她的颜值。

江南的冬天不是特别冷，小河一般不结冰，哪怕是隆冬时节，寒风刺骨，雪花飘飘，河面上偶尔有薄薄一层冰，可太阳一出来，就融化了。说来也怪，小河冬天不现衰败，并不寂寞，姿色依然，水不满，但也不涸，河岸上花不见，却草不荒。这时，抓鱼的人来了，挖藕的人最多，工具五花八门，着装各有特色，还有不少祖传老用具。最有趣的是在河底柔

认领生命的原乡

李佳瑜

砖铺就的中轴线上时，光线在空间中起了波动，仿佛能看见二十六代张氏子孙踩着相同的光斑走向祠堂的身影。

耐人寻味的是门框两侧的“阴阳柱”——左侧方柱象征规矩，右侧圆柱隐喻变通。门槛石上凹陷的弧形痕迹，则是三十七位进士离家赴考前跪别祖先的见证，每一道凹痕都是进士们追求“修身齐家”理想时，为家乡留下的信念的刻度。

穿过当大门，巷道突然收窄成一道缝隙，仿佛要游人凝聚心神，专注眼前与脚下的时光线索，一寸一寸，更具体更扎实地领略古村的细节。

1700余间房屋，由巷道相连，行走其中，有如迷宫。正当我茫茫欲忘来处，却又看到转角处的石臼上残留着稻谷碎屑，又闻到雕花窗棂后飘出艾草燃烧的香气。六百年光阴在这里看似静止，却又无处不跳动着生命的脉搏。

天井下，一棵与老宅同龄的桂花树，把虬曲的枝干伸向天空。张氏先祖用这种精妙设计，让每个房间都能捕获天光云影。蹲下身，青石地漏上的鱼纹浮雕被岁月冲刷得无比圆润，却依

然忠实地将雨水引向地下暗河——这个自成体系的排水系统，让古村在六百年间从未被洪水吞噬。

巷道拐角的防火墙让我驻足，这些看似随意的宽窄变化，实则是精妙的防火隔离带。明代匠人用建筑语言书写着生存智慧：既要烟火相连的温情，也要保持抵御灾祸的理性。

在“上新屋”的学堂遗址，我委实感叹良多。一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宅院，在张谷英村的北坡静静矗立了六百年。正厅门楣悬着“耕读继世”的木匾，漆色虽已斑驳，颜体字骨仍在晨光里渗出墨香，悄悄诉说着诗书传家的荣光。

登上村后的观景台，整个村落宛如摊开的线装书，炊烟是正在执笔书写的悠闲人。

张谷英村像一株倔强的古樟，用层层叠叠的年轮证明：真正的永恒，不在于固守砖瓦，而在于让文化基因在血脉中流转。那里的每块青砖都藏着时间的密码，每条巷道都在低语着：所谓生命原乡，就是我们终其一生寻找的让感情有归宿、灵魂有家园的地方。

难忘糝子粑

张茜

量，对于这两种粉的比例，母亲早已烂熟于心，可以无需思索而来回劳作。搁置好心，清水在她手中化形、糖醋罐子一片响，又加上花生碎，揉搓、掐段，糯米团在她粗糙的手心转动，灵活得仿佛自己生长出手脚，不多时糝子粉便成了一个个小剂子，经过搓圆，成了粑粑的雏形。

她拿竹刷在油碗里蘸一下，飞快往蒸锅里刷上一圈，抄起做好的糝子粑妥帖地放进蒸锅里，一个、两个、三个，再一层，蒸锅雾气腾腾，她嘴唇紧抿，手上的动作迅疾又灵敏。

我当了柴火的守门人，时不时加上几根木料，遇水后的糝子粑与栗子豆腐颜色相近，火舌舔舐着蒸锅，发出哔哔作响的声响，蒸锅越来越热，蒸汽也参加我们的劳动，热气严密地把糝子粑拱在怀里，食物的香气偷偷外逃，一条街都香起来，隔壁的小伙伴们小鱼似的往家里钻，围着家里的蒸锅，眼睛都要长出手来。

等糝子粑归置妥当，母亲脸上才露出一丝笑意，招呼我们的小伙伴们坐下，一人添上一副碗筷。

火候一到，掀开锅盖，最先出来的是蒸汽，云雾缭绕的，像大戏开锣之前的障眼法，等到云雾散去，一个

向往张谷英村已久。前几日有机缘亲临，方知我之前对张谷英村的种种遐想，皆过于简单了。

清晨六点，我站在从洞庭湖吹来的湿润晨雾里，晨雾如同贴心的薄纱，附着在我与古村之间。眼前的一切如此朦胧与幻美，须臾中，仿佛我已步入了明清时代。

远处绵延的青山，将天际氤氲成青蓝色。略低处，张谷英村的青灰色屋脊错落着、参差着、相连着，从山坳间浮出来。乍一望，整座古村如同一盘古老的棋局，端坐在曲折的渭溪河边。河里大大小小共47座石桥，点缀其中，高低动静之中别有韵味。

从村中延伸出来的石板路，凝结着隔夜的寒露，这个被称作“民间故宫”的村落，以最朴素最静谧的姿态打开了它的清晨。

在张谷英村星罗棋布的建筑群中，最令我难忘的，便是先迎接我的王家墩古宅与当大门。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门楼，以三重递进的形制（门廊、过厅、正堂），构建起庄严的仪式空间。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穿透“孝友传家”匾额下的镂空花窗，复又投射在青

汉诗新韵

春日杂咏（三首）

蔡建和

一

东风研彩波晴光，
漫把田园作纸张。
三月乡村开画展，
惹来蜂蝶斗疏狂。

二

春雨丝丝意万端，
画眉深浅柳承欢。
两情相许赏心事，
可寒寒潮还阻拦。

三

春风搭起赛花台，
五彩云霞遍地裁。
蜂蝶恐分春色去，
时时扑向路人腮。

乡 风（外一首）

雪马

从池塘那边
吹过来的风
穿越我的皮与肉
吹散血液里的燥气
吹醒细胞里的睡眠
那一刻，我以为
可以忘山忘水
忘天忘地
忘却尘世的累
一只鸭子
一群母鸡
在孙家桥村
叽叽喳喳打着转
它们怀念着
即将上餐桌的同伴
再不能形影不离
今夜元宵在即
明朝村人离巢
多少愁絮
在花间叶丛
沙沙作响
无人去翻译

雨 夜

雨下了一会
停在了三更
打更的人
已去了古代
与周公下棋
剩下二更
无人敲打
寂寞的心想起
遥远的事
雨声纷飞
一绺一绺
打了三年结
解开楼空
雨细无声
屋后的麓山
落满了白霜

敖包相会（外一首）

宋谋万

在柔软的蒙古高原
每块石子都是坚硬的
每块石子都是温热的
每块石子都是有血有肉
有情有义的

一望无际的草原
摊开了牧马人的胸怀
放胆了小马驹的旷野
延伸了牧羊女的皮鞭

辛劳的牧马人啊
帐篷扎根在厚重的土地
你心里闪烁着晶亮的星星
懵懂的小马驹啊
雏蹄飞奔在无边的旷野
缰绳勒不住你飞天的图腾
纯洁的牧羊女啊
你比岁月更长的皮鞭
不会打在羊身上
不会打在我身上
而是轻轻地
轻轻地打在白云身上

白云知道
敖包是无数石子堆成的
白云知道
天地因混沌而糊涂了
白云知道
有两个恋人在清醒地守候与期待

高原经幡

每一根布条
都系着一个心愿
每一寸方巾
都裹着一个心愿

把心愿告诉风
风唱出高昂豪迈的歌
把心愿告诉雨
雨滋润广袤无垠的绿
把心愿告诉蓝天
蓝天放飞你悠远深邃的梦
把心愿告诉白云
白云回馈你纯洁无私的情
把心愿告诉阳光与大地
你会收获的
是青稞、燕麦和云朵般的羊群

立身在高原上的人们
个个都是心灵的旗手
他们怀揣信仰如梦
暗夜里的一缕新声
天亮就是一份收成
他们的精神脊梁
比高原更高
他们的幸福时光
比日月更长